

“经济人”的道德:对“经济人”概念的历史考察

朱 娅^{1,2}

(1. 南京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2.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和基点。庇古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对这一假定作了修正。“经济人”假设受到过一些非议与责难。韦伯指出“经济人”的成长需要道德的支持。需要相应的制度呼唤“经济人”的道德良知,建立至善的健康的市场主体,使“经济人”在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的整体目标,并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人”。

关键词: 经济人;道德人;伦理

中图分类号: 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2(2016)01-0020-05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但是在市场运行中,“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始终是一个现实难题。因为规则的缺失和惩罚机制的不健全,“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之时,产生了大量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像瘟疫一样出现并蔓延,有毒产品流入市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等等,市场秩序混乱,交易费用扩大,效率降低。例如:2015年1月25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定向监测结果:①抽查的淘宝、京东、天猫、1号店等,正品率为58.7%,淘宝最低,仅37.25%;②手机行业正品率仅28.57%,小米手机正品率40%,三星手机正品率0%^[1]。这些失德及违法行为,给消费者、企业和国家造成利益损害,威胁到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亟需整顿和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竞争、有序、公正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呼唤“经济人”的道德良知,培育至善的微观市场主体,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

一、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英文“Homo 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这一概念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西方经济学

理论框架体系都是围绕“经济人”命题而展开的。“经济人”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初是由谁提出的,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引入至经济学中^[2]。但是“经济人”假设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阐述的^[3]。他写道:“我们每天所需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诠释来自于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人的特性的合理抽象,认为自利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在此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们又引申出理性、最大化等假定前提,补充和完善了“经济人”假说。

一般而言,“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利性,即利己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主体行动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内在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根据。二是理性,即“经济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较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取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

高点。”^[5]也就是说“经济人”是个“理性人”，精于判断和计算，通过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亚当·斯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并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出于利己动机的行为是如何和社会公共利益联接的机制。他指出：“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6]139}那么，个人的利己性行为又是如何推动整个社会公益性目标的实现呢？亚当·斯密天才般地、颇具创造性地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亚当·斯密写道：每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人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27}也就是说，自利的“经济人”本来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但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调节，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场手工业虽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但已经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处于上升期，阶级矛盾并不突出。亚当·斯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政府的“管制”和“妄为”，反对行业约束和经济垄断，主张通过自由竞争调节资源配置，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构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就亚当·斯密的观点而言，在社会分工与市场竞争中，因为“看不见的手”在无形地发挥作用，经济主体由自私自利动机而引致的理性行动，汇集与塑造了整体合理化的行动过程和合理化的组织制度，这一切就像一整套精密的仪器装置自发地运行着，市场处于稳定自然的状态，这种市场秩序被称为“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和合理组织仅仅是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只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提供公共物品。

二、对“经济人”假说的修正

然而，这种“自然”状态是一个极度抽象的理想状态。一些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和经济自由思想提出了质疑和修正。阿瑟·庇古(Arthur C. Pigou)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分析，古典经济学创设的是一种没有干扰的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但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种市场。因为：(1)交换双方的地位不可能完全平等，某一方会利用其具有的垄断优势侵害另一方的利益；(2)交换双方的私人利益增进可能会侵害到第三方的利益甚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阿瑟·庇古不仅指出了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而且说明了个体经济行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直接导致道德行为也是不可能的。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意识到“经济人”假设存在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对“经济人”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7]47}马歇尔认为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是驱动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另外，对“经济人”假说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也进行了修正：“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7]27}

到20世纪初叶，西方主要工业国陆续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日益突出并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特别是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秉持自由放任思想的古典经济学无法有效地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于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经济人”假设作了大量修正，改变了亚当·斯密有关自由竞争的理论。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8]由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凯恩斯极力主张政府需要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

就业。

关于人的任何假设都是有局限的,因为人是最复杂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概念是脱离了现实的、理想的人,提出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当中的人性,即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例如科斯(Ronald H. Coase)就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学派从两个方面对“经济人”概念进行了修正:一方面,以效用最大化来代替利益最大化。效用用来度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个体的效用不只来自于物质的享受和满足,还应该包括地位、荣誉、爱情以及行善时的心情愉悦状态。另一方面,提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对“经济人”假设中的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广义而言,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a)适合实现指定的目标,(b)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5]3-4}。这种限定主要表现在个人检索、储存、接受、传递、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水平和储量上受到的限制。在赫伯特·西蒙看来,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不可能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5]3-4}也就是说“经济人”只有有限理性,决策时遵循的是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优原则,只有满意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有限理性学说的基础上,威廉姆森(Williamson)提出“经济人”假设包含或承认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比如见机行事、投机取巧、歪曲信息、有意隐瞒等,因此现实中的人是损人利己与利他主义的混合体。

此外,新制度学派对“经济人”假说的修正还表现在对经济研究中非经济因素的肯定,他们立足社会文化系统,以一种整体性的分析方法,通过一定的价值标准将伦理学与经济学沟通起来。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明确提出:“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说明的科学,它也为支配的经济利益服务,它培养信念,同时培养这种利益所需要的行为”^[9]。

三、“经济人”即“道德人”

“经济人”假设受到过多方面的质疑,德国历

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F·List)虽然充分肯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意义,但是对其中“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这“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10],而现实经济中的人是活生生的,决不应是单一的、冷冰冰的“经济人”。其实,亚当·斯密早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前的17年写下了《道德情操论》,提出经济主体具有“同情”(sympathy)心。该书开宗明义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有。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情感。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11]“同情”是对别人的遭遇或行动在感情上发生共鸣,是对弱者、不幸者的慰藉。亚当·斯密从“同情”心出发,阐明了人性中诸如仁爱、克己、慷慨、公道、公德心等的道德情操或“是非的意识”,由此设定了利他性的“道德人”角色,企图倡导利益动机与德性行为的和谐统一,为经济学建立合理的人性论基础。

“经济人”从利己出发,“道德人”则是从利他出发;“经济人”以逐利为目的,“道德人”的目的则是取义;“经济人”的制约机制是循法而他律,“道德人”的制约机制则是重德而自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健全的市场经济有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动力机制塑造了“经济人”的特征,而约束机制塑造了“道德人”的品格。

有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道德人”秉持的诚信等经济美德是经济主体出于利己心的一种应对策略,也就是说利他是利己动机的结果。如上文威廉姆森的观点,“经济人”假设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的可能,为了追逐利益,“经济人”的理性会驱使其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条件下,摒弃进取、自制、诚实、信用等原则,产生违约、欺诈等失德败德行为。结果如《道德情操论》所言:“牺牲了将来更大的所得,以求一逞于当时,简直极端荒谬”。也就是说,为求得一时之利而牺牲将来之更大所得,是极有损于人之利己本性的。但是在不会牺牲将来之更大所得时,诚信等原则就可能被打破。因此,“道德人”在表面上看似有

利他倾向,但是实质上与利己主义是一致的。可见,“经济人”假设的理性与其说是遵守制度的理性,不如说是有目的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12]。

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在于它忽视了道德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亚当·斯密曾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13]起初,逐利的经济主体为了协调各自的利益矛盾,形成一定的规则和规范,内含“平等竞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伦理准则。规范的市场秩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因而遵循规则和规范从事经济行为是必然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规范制约下的道德行为。“道德人”形象折射出经济主体的素质和信誉,从而使经济主体处于道德评价的监督之下,道德行为逐渐由自发的形式变成自觉的形式。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由新教伦理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力量哺育了近代“经济人”,那些推动经济有序运行和充满活力的人,“通常并不是那些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也不是那些我们在经济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能遇到的经济冒险家,更不是那些大金融家。恰恰相反,他们是些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能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之中”^[14]⁵⁰。因此,从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要求看,“经济人”必须同时是“道德人”,经济主体既有“经济人”的特征,又有“道德人”的品性。看似矛盾,实则未必,追逐财富与追逐美德辩证统一。

四、结语

根据上文对“经济人”概念的嬗变展开的分析,结合目前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笔者认为:

(1)在经济领域中把经济主体设定为“经济人”,是符合市场经济行为的基本特质的。把经济主体单纯设定为“道德人”,蔑视和贬低自己利益,以他人利益为重,毫不为己,专门利人,是荒诞的、不现实的,也根本行不通。“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14]¹²⁷一个真正的道德高尚的经济主体在市场行为中仍然要遵循“费用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他的高尚表现在市场交往活动中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以及对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遵守。

(2)经济主体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但是这种追求如果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违背了伦理正当,而成为应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对“道德人”而言,利他是动机,不仅把他人正当利益的实现看做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且看作是制约自身行为的约束性条件。因而,要培育“经济人”的道德良知,完善其道德人格,建立至善的健康的经济主体,他不再是纯粹的利己者,而是有道德的“经济人”。

(3)“经济人”与“道德人”是同一个经济主体的两面,在承认两者辩证统一的前提下,应该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并为市场经济提供有利的道德环境,维护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让诚信者受益、不诚信者失利,使“经济人”在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的整体目标,并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人”。

参考文献:

- [1] 佚名. 网购手机七成多是假货? 工商局查淘宝三星假货 100% [EB/OL]. (2015-01-26) [2015-11-15].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1/26/c_127420907.htm.
- [2] 张丰兰. “经济人”假设的多视角批判与超越[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5(6): 7-11.
- [3] 余涌. 中国应用伦理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01.
- [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14.
- [5] 赫伯特·西蒙.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 北京: 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出版社, 1989: 6.
- [6]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199.
- [7]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47.
- [8]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7.
- [9] 加尔布雷斯.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28.

- [10]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5.
- [11]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
- [12] 柳之茂.“经济人”假设的道德分析[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25 - 29.
- [13] 亚当·斯密.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60.
- [14]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A Survey of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Man"

ZHU Ya^{1,2}

(1.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Adam Smith advanced the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which was the base and the start of the western economist’s analyze of the human economic behavior and market economy. Arthur Cecil Pigou and school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ake some adjustment to the hypothesis. This hypothesis has met a lot of disagreement and impugment. Max Weber pointed out that “economic man” pullulating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morali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some specific system should be built to stimulate the conscience of the “economic man”, to help us build healthy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to make the pursuit of the maximum benefit by the enterprises help realization of the general goal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this case, the “economic man” can become the “moral man” who can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economic man; moral man; ethics

(责任编辑:沈建新)